

戰鬥的民族經濟學

成都民間意識社出版

民間意識社社會經濟叢書

戰鬥的  
民族經濟論之輪廓

▲本書著者所編著之各書

戰鬥的民族經濟學之輪廓 初板 一元

四川經濟形態之崩潰與建設 付印 八角

生產兵論十講

初板 八角

四川農村奇雜概錄

再版 九角

四川工商奇雜概錄

再板 一元二角

四川經濟資料索引

初板 每集二角  
再板 出至四集

民族意識發凡（經濟觀點的）

再板 三角八仙

中國經濟認識論決疑

己印 二角

科學社會主科學批判

己印 二角

中國主要經濟研究機關參觀記

已付印

奴隸問題在四川

川江航權被侵害史料存要  
殖民地與殖民政策之再認識

▲本書著者所譯述之各書

奢侈與資本主義（桑巴特著）已付印

歐戰後之金融機構（蟠江歸一著）印刷中

中國租界論（植田捷雄著）編印中

▲本書著者編纂中之各書▼

西華邊疆經濟問題

# 戰鬥的民族經濟學之輪廓目錄

## 目錄

### 自序

### 第一

#### 認識論

一

中國經濟機構之認識（七）

二

民族被剝削論（三二二）

三

殖民地社會主義產生之必然性（三九）

四

變質四論（四六）

五

近代民族四個興亡形態之診斷（五九）

第二

戰術論

一

經濟觀點的民族大家出路與戰略（六五）

二

被壓迫民族現階段經濟鬥爭之戰略（七一）

三

世界經濟動向所決定的中國革命方法（七七）

新杯葛運動非主義非政策而爲今日所必需(八八)

迎頭的學與迎頭的幹(九三)

迎頭主義是戰鬥行爲最高指針(九七)

危亡前夕大衆戰鬥原則之怒吼

第三建設論

總濟建設總法則的引言(一〇五)

總法則與原理問題(一〇九)

總法則與原則(一二七)

總法則與策略(一四四)

## 戰鬥的民族經濟學之輪廓序

近代經濟學大都爲帝國主義壁壘本身之產物，析其動向，約爲二端：屬於個人主義派者，乃資本主義之經濟學也；屬於社會主義派者，乃工人無產者之經濟學也。自原富及資本論以下，文章充棟，典冊汗牛，持論所賅，要皆不能外此繩墨而另啓新知。

次殖民地之社會，則無其兩相適應，若合符節之經濟科學。豈獨經濟爲然，舉凡近代科學之反映自人事社會者，莫不有此病也。以故治近代社會科學之國人，每一言及實際致用，頓感理與事乖，心與手不相適應，爲之解說者多曰，中國產業落後未走上資本主義之路，否則皆可適應，其然豈其然哉。

彼帝國主義之社會，旣有資本制度所反映之個人主義經濟學，因工人無產者之與資本主義對立也，復有此無產社會所反映之社會主義經濟學，帝國主義之對立物爲殖民地帶，在近代世界經濟機構上，此等社會，自當另起反映，另有經濟學之產生，此必然之勢，無所用其疑慮。

身爲被壓迫民族者，不從此點着眼，乃欲從同一方向，運用同一方法，追摹列強，乃必然而不可能之事。即使可能，後人一步者，前者競走之方，已不等量適用，况後人五十步或百步者乎，勝負之勢已殊，主奴之局早判，猶欲死守尾巴主義，以求效顰，是則除束手待亡之外，別無希望可言。

以故次殖民地之經濟科學，應自行有所造創，何待詳言。在民族復興之前夜，不特經濟，乃至一切社會科學，均應由學習他人而後反求諸己，自行反映，自立體系，自建理論之基，舉之以示我國民，以鼓鑄我邦家，斯乃切於事理合於適用，毫無枘鑿不相內之虞。

作者久有此心，艸次殖民地經濟學一書，以期有益治平，迄今十年，遲遲未果，今茲所編只有二三日勿勿之力，僅舉數年論著分類集纂充實而成，且有一二篇文字，取自友人，不無乞憐而予之憾，且殖民地經濟學之內容，亦未及儘量發揮，全部文字，質量之間，又且不無出入，凡茲種種，惟望閱者諒之教之，則幸之至矣。○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五日傅雙无序于成都玉帶橋邊之寓齋

# 戰鬥的民族經濟學之輪廓

## 第一篇 認識論

### 一 中國經濟機構認識

- 一 科學的辯證法與玄學的辯證法（一二節）
- 二 探求中國經濟認識的兩大關鍵（三四節）
- 三 資本主義的對立物與帝國主義的對立物（五六節）
- 四 世界經濟機構必然性上的五公式（七節）
- 五 中國經濟認識解答及各派之批判（八九節）

### 一 引子

談到中國經濟的認識問題，這算是一個較大的命題，就是很簡略的說，至少也是一本比較篇幅不少的書。現在要在很少的篇幅很短的時間，向閱者提出這個命題來說，事勢上不能不儘量緊縮文字的形式，只是先把主要的意義，與一般談中國經濟的人別有出入的意義，在這時間很有限的場合，提出談談。

作者的意思，不是宣達個人的主張，不是誇耀自己的意見；尤其不是向思想

界樹起『立異』的旗幟。作者的意念，以爲中國經濟認識問題，數年以來，經過許多的革命理論家的論戰，卒未求一個被一般人認爲比較滿意的答案，自己在這個問題上，也用了一點工夫，覺得若依科學的見地，中國經濟認識的問題自然可以解答。而這一個解答，至少可以說是正反合較有進步的轉化，作者把這一點意見提出來，希望與國內外探討這個問題的人，作一個水盡山窮以外的貢獻。若是大家能進而加以反覆的推論，使中國經濟認識問題，在一般的致知的理論上和治事的政治行動上，得着可靠的答案，即使過不在人而功不在我，也是非常欣幸的事件。

討論社會史的問題，到現階段中國經濟的認識問題，總算在大時代的理論上與實踐上一個最重要莫過的問題，其重要的涵義，已經經過許多的大學者大教授大著作家大革命家說得很詳盡了，茲不再贅，免耗篇幅。

## 二 方法問題

現在初步入正文了，入正文的初步問題，換言之，即是邏輯上開門見山的問題，這裏最盼望閱者，加以特殊的注意，切勿等閑看過。我們現在在邏輯上的，

當然是運用辯證法，而不專恃傳統的邏輯，這是必然而不成問題的，不過首先請閱者注意，我們所用的是：科學的辯證法。玄學的辯證法，絕不是我們所用的，這是很重要的關鍵，注意喚閱者。什麼是科學的辯證法，什麼是玄學的辯證法？現在且表列如次，以見大略：

辯證法

玄學辯證法

- A 唯心的辯證法
- B 唯物的辯證法

科學辯證法

- A 反唯非元的辯證法
- B 言各有當的辯證法

科學的辯證法，是脫離了玄學的縛束的方法，是可以使吾人思維儘量的發展到無限度的高級形態的方法。○玄學的辯證法則反是，玄學的辯證法無論赫克爾的馬克斯的，無論是兩足朝天的非兩足朝天的，而其共通的缺點，都是在玄學範疇

以內思維，而始終困於玄學的重圍，囿於玄學全稱肯定的成見，不足以登科學之堂奧，探求實證的真理。

不信我們試一檢討，一般尚曉得前進的學者和思想家，他們只要有了民生的深切感覺，便同情社會主義，同情社會主義，進一步便信仰唯物論，唯物論一經信仰，於是一切思維皆要遵守馬克斯及其唯物論的尺度來解決一切未來的動態，千差萬別的社會事象。他們不能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不能再如馬克斯一樣，容納各方之長，綜合之以為較高級的理論形態。於是故步自封，且死守着玄學的囚籠，以故一切俱少進展，一切俱少進步，於是東方問題，中國問題，在社會史上，在經濟機構上，都得不着適當的答案。

莫斯科的翰林院和大批馬克斯學者若 Modiar 若 Verga 若 Belin 若 Kokin 若 Papayan 若 Dubrovsky 若 Godes 諸人，焚膏繼晷，兀兀窮年，致力於馬克斯尺度下的東方問題乃至中國經濟問題之解答，結果只鬧得聚訟紛紜，徒為理論鬥爭上增加形式上的變化，中國經濟問題，仍然得不到相當的解答，其原因就是因為逃不出派系的範圍與玄學辯證法的囚籠，正因為如此便不能儘量運用辯證法

之所長，吸收各種理論的優點，綜合之以解答當前實踐的問題。

作者在一切立場上，是很客觀的批判，在一切主張上，是很科學的探討，所以對於中國經濟認識所尋的答案，只求為事實獲得實證的解說，絕不想附和一人一派一家一系之私言，換言之，即是打破一切的人蔽我蔽與夫致知途徑上技巧的魔障，然後發出我們對於中國經濟認識論的一得之愚之意見，以為致知治事者的別有天地的啟鏡。

### 三 中國經濟認識的探求，絕不能采用與探求其他資本制度國家經濟認識相同的方法與範疇。

在一般資本制度的地方，他的發展程序，其歷史的輪廓上，在一般的說法是由原始社會，到古代社會，由古代社會到封建社會，更由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的社會，更進而到帝國主義的社會。古代社會以前，茲姑不論，只有由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的社會，這是許多資本制度的國家，所共通經過的過程。所以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的社會，這兩種尺度，遂成為近代社會性質論者爭點上唯一的尺度。

中國經濟認識論者，換言之，即是討論中國社會史的人，無論是國民黨的，

共×黨的，社民黨的，工農黨的，取消派的，改組派的和過去×三黨的等等，他們一個共通的趨勢與辦法，便是都拿着這兩種尺度死板板的來衡量中國社會，即是探求中國經濟的認識，乃至一般辯證唯物論者，亦多陷於形式邏輯之絕地，而不自知，這是多麼可笑的事。

中國社會史的變遷 百年以來，先後都未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而且世界上資本制度的三部曲快要告終了，歷史的車輪已開始其新的一頁的準備，遑論中國本身尚淪落在次殖民地的深淵裏，即使自儲政力，足以另求振拔，急起直追，也不能再走上如英如德如日由初期資本主義到資本主義成熟的道路，因為現階段世界物力環境生產關係，均已經再再另自演化其變更的進程，而且次殖民地歷史的每一階段，事實上絕不能把他拿來與資本制度的英日等國的歷史任何一階段相比擬，這是很明顯的事件，無待作者之多說。

假使中國歷史的發展及其生產形態和關係，從前雖不能與英日等國相等，現在却逐漸與英日等國等質，那嗎我們還可以勉強拿資本主義等等方式來解析他。無如他在世界的生產關係上表見出來的是：

1 舉世所無的關稅不自主，

2 五萬萬以上的入超（去年）

3 資本的活動幾無不透過買辦階級的白死線，

4 農業國家，靠吃洋糧食，

其他還有許多不勝枚舉的事，所以他再再均表見其最典型的次殖民地，既不是封建社會，更不是什麼資本主義的社會，這是就其經濟的主要形態而為客觀事實所決定的。

四 中國經濟認識的探求，不應把資本主義史的全階段的各部份，和資本主義世界全空間的各部份，看成支離散漫孤立而無生產關係機構上的必然性。

自從資本主義作了經緯時代的動向與主幹以來，可以說是一根白死線直接間接已經貫穿了時間空間兩方面的一切經濟機構。

在一般探討中國經濟認識問題的人，對於史的對象，往往忽略了他各部份的縱的聯繫，以為甲的年代與乙的年代，乙的年代與丙的年代不必有其必然機構，

可以分開來觀察，可以分開來批判，各不相謀的建立其社會史的認識論，所以雖是在資本主義行將收場的時候，大家猶拿着封建社會的尺度來作討論的工具，甚或囿於學派、拘於陳說，把二千年前的上層建築，拿來反推二千年後的下層基礎，於是曲學阿世、曲說悖理，已成爲思想界一般的共通錯誤。

所以我們應該曉得，自從資本主義初期時代，才始開演進其點與線的活動起，至世界之明日，資本主義正式走上死亡線上止，這中間內在的歷史輪廓，自然有其盛衰的程度。有其主從的形態，有其濃淡先後的區別，然而其機構固自有其一貫的線索，其各部份絕非散漫孤立而各不相謀如一般人的看法，甚而至於如使用歷史辯證法的人的一般看法。

在一般探討中國經濟認識問題的人，對於空間對象的各部份，往往看得非常支離，非常散漫，非常孤立，而忽略了他各部份的橫的聯繫，以爲甲的地方與乙的地方，乙的地方與丙的地方，可以分別來觀察。可以分開來批判，各不相謀的建立經濟性質的認識論，即使說出他們的關係，然而其立說，終不免是庸俗的與形式的，所以明明是帝國主義生存柱石的奴隸，反說他是資本主義的經濟，明明

是資本制度本身的代乳粉的民族，反轉說他是封建經濟，無論歐洲封建的典型，亞洲晚周時代的封建典型，拿來比起，通通不倫不類，既不等質，也不等量，其與資本主義的經濟之不等質等量亦然，不把握着橫的生產關係和其聯系上的必然性，無論你用的是唯到宇宙以外，元到幽渺之天的邏輯上的新武器，然而經濟認識問題的答案，擋置不平，總始終是擋置不平的○

所以我們應該先行了解，資本帝國主義，各部份各地方，其橫的聯系，其生產關係的經濟機構，不是只限於歐美的一隅或某洲的一部，而是今日環瀛無端，各洲統攝的整個世界，才算是資本主義機構空間對象的全部，因為在關係依存的必然性上，若是這個世界莫有經濟的殖民地帶，便不會有資本帝國主義的長成，反轉過來說，若是這個世界莫有資本帝國主義。也必然的不會有經濟殖民地帶的普遍形成，兩者自然在同一機構中，但是發生出來的動態與作用雙方是迥然不同，我們從整個世界生產關係的白死線上看起來，一個是予者，一個是受者，一個是賣主，一個是買主，一個是茶碗，一個是茶船子，一個是花瓶，一個是花瓶坐子，但都是就主要的形態而言，假若有人說這兩者是相等的，這是何等可笑的事

喲！然而不懂得整個世界經濟機構的人，反說中國經濟已等於俄法等國家，這不知是何種高明的科學見解喲？（見中國經濟分析等書）

五、前期資本主義之生產關係的機構，是工業資本家加工銀勞動者，故其空間對象尚未深入全局，鬥爭的主要形態是內在的。

整個社會的生產關係，不斷的在時代前面演進，所以社會的動向，也不斷的在發生變化，批判事實的人，分解社會的人，若把握不住這種動向及其演進，若很機械而保守的來解答社會經濟的認識問題，其不違反辯證的邏輯和客觀的事實，是必然不會有的事情。

前期資本主義時代，即是資本主義由初生到少壯的時代，那時候資本制度，在病態上的呈露是以工業資本主義，為其主要的形態，所以倫敦巴黎柏林之間，由資本主義演進出來的病態，便是工業資本家與工銀勞動者，在物質關係上之畸形發展，工銀勞動者，自離開生產工具而變成機械工人以來，便時刻感覺到自我的生存問題完全操之於工業資本家之手，不特絲毫不能自由，而且貧富的懸殊，更使回想到手工業時代的寬厚，和資本主義時代的涼薄，不平的情緒到了極端，